



戈迪默作品

# 伯格的女儿

Burger's Daughter

[南非] 纳丁·戈迪默 著 李云 王艳红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UBLISHING

戈迪默作品

# 伯格的女儿

Burger's Daughter

[南非] 纳丁·戈迪默 著 李云 王艳红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伯格的女儿 / (南非) 纳丁·戈迪默著; 李云, 王艳红译.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402-4457-6

I . ①伯… II . ①纳… ②李… ③王… III . ①长篇小说—

南非共和国—现代 IV . ① I4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5374 号

BURGER'S DAUGHTER by NADINE GORDIMER

Copyright ©1979 by Felix Licensing BV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P Watt at united agent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Beijing Yansha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伯格的女儿

[南非] 纳丁·戈迪默 著

李云 王艳红 译

策 划 / 赵东明

责任编辑 / 尚燕彬

装帧设计 / 小 贾 张 佳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0 插页 8 字数 266,000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纳丁·戈迪默（1961）

我出生并成长在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时代，这是我熟知的生活，我一直在写我熟悉的事情。那些小说被人们称为反种族歧视小说，其实小说只不过是真实反映了当时种族隔离时期的生活，反映了种族歧视的基本情况，也就自然反映出它是如何的残酷、黑暗。

——纳丁·戈迪默



《伯格的女儿》出版时（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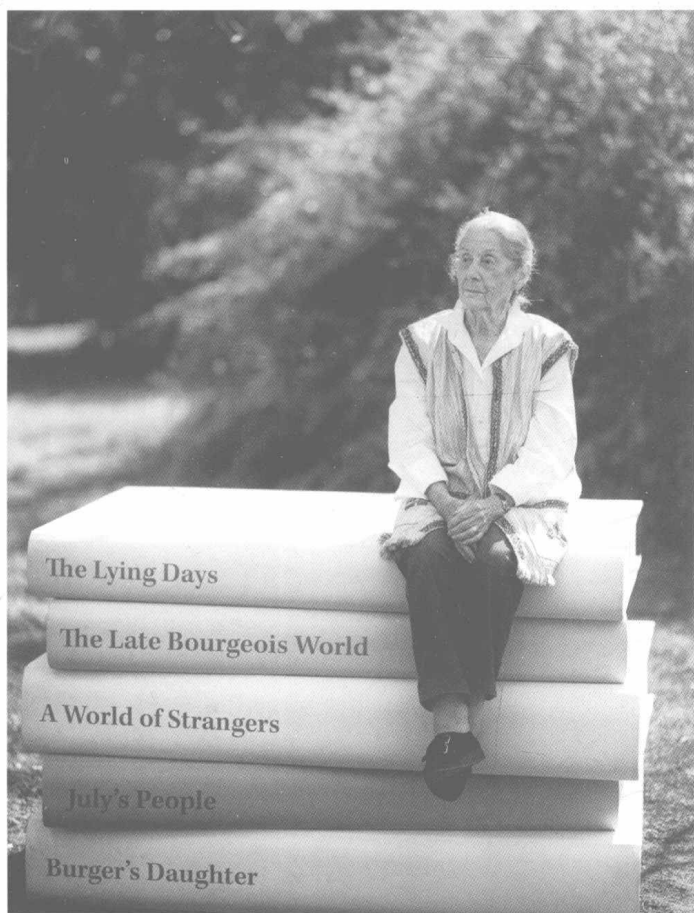


在约翰内斯堡（1981）



在博茨瓦纳的哈博罗内（1982）

研究者认为，戈迪默并不是一位反种族主义的宣传家，也不是一位政治文学家，但她坚持要为种族政治做出独立的艺术表述，以艺术再现的形式写出种族政治对人类关系深刻的扭变和重压。戈迪默说：“从天性而言，我对政治并无兴趣。我想，假如自己生活在别的地方，我的作品可能不会反映那么多政治，我可能根本就不会写政治。”



二〇一三年，南非广播公司拍摄“南非标志性人物”（1996—2001）系列短片，拍摄戈迪默时，设定的场景是，戈迪默坐在她的五部作品书模上：《说谎的日子》（1953）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陌生人的世界》（1958）、《资产阶级世界的末日》（1966）和《伯格的女儿》（1979）都曾因为反映种族隔离制度而遭禁；《七月的人民》（1981）是她最喜欢的小说。这次节目拍摄的照片均拍卖，拍卖所得都捐赠给了纳尔逊·曼德拉儿童医院。



戈迪默与曼德拉共唱国歌（1993）

## BURGER'S DAUGHTER

Nadine Gordimer July 2007

Dear Madiba,  
This book, banned then in our country,  
was smuggled to you on Robben Island,  
where I knew you read it because Dorothea  
brought me a message from you which gave me  
great reward—you found my story did  
justice to the truth of our time.  
You must have said, 'I don't want the book  
back with you when you returned to us;  
and lived magnificently, continuing to  
leading the struggle, so I thought I'd like  
to include the 'imprisoned' copy.  
In homage and with much love—

Nadine

BLOOMSBURY

一九六二年，曼德拉被指控犯有颠覆罪受到监禁，戈迪默协助曼德拉起草了著名的演讲词《为理想我将献出生命》。在此期间她还积极参与营救被通缉的多位“非国大”领导者。

曼德拉在狱中，总是想方设法得到戈迪默的新书，戈迪默称他为“我最迫切期望的读者”。曼德拉称，出狱时最想见到的几个人中就有戈迪默。

一九九三年，戈迪默受邀陪同曼德拉赴挪威领取诺贝尔和平奖。



戈迪默与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2005）



戈迪默代表国际特赦组织为曼德拉颁发“良心大使奖”（2006）



在约翰内斯堡家中（2007）

尽管戈迪默的身影弱小，但她的存在极具意义，她一直在为正义发声，引导人们看清人性的真正所在。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 父亲与女儿，政治与写作

二〇一三年九月，南非约翰内斯堡帕克镇的私家花园里，葱郁的蓝花楹树前，九十岁高龄的纳丁·戈迪默坐在一摞高大的书模上。阳光明媚，树影斑驳，清癯的戈迪默侧脸望向远方，银丝轻飞，峥嵘消逝，目下静好。那摞书模，是戈迪默半个多世纪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五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最下面的一本，就是本书——《伯格的女儿》。

《伯格的女儿》是戈迪默创作中期的代表作，是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关键性作品。这部小说首版由伦敦的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出版，甫一出版就在南非被禁。消息一出，欧美地区的一些著名作家和文学组织立刻发声，谴责和抗议南非政府的禁令，声援者有艾丽丝·默多克、海因里希·伯尔、保罗·瑟鲁、约翰·福尔斯、弗兰克·克默德，以及美国出版商协会和国际笔会等。几个月后，迫于压力，南非解禁了这本书，理由是“很糟糕”，不足以“颠覆”国家。不久后，小说获得了南非中央社文学奖。二〇〇一年，这部小说入选非洲百部优秀作品，位列前十名。二〇一四年，戈迪默去世后，英国《卫报》和美国的《时代杂志》在纪念专刊列出的必读书单中，《伯格的女儿》赫然在列。

书名提到的“伯格”，全名莱昂纳尔·伯格，是小说中一个坚定的反种族隔离制度的白人共产主义者。小说开始不久，他就被捕入狱，

后来在狱中病死。他的原型是南非白人律师布拉姆·费舍尔（1908—1975）。布拉姆·费舍尔是南非著名的反种族主义活动家，出身显赫。他的祖父是南非奥兰治自由邦的总督、南非内阁成员，他的父亲是奥兰治自由邦的大法官，他本人毕业于牛津大学。布拉姆·费舍尔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期间为反种族制度人士进行法律辩护，其中包括组织和领导律师团为纳尔逊·曼德拉在瑞佛尼亚的受审做辩护。后来，他受到“推进共产主义”和“阴谋推翻政府”的指控而被判终身监禁。他在经历了十一年的牢狱生活，于一九七五年获假释两周后病逝。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南非将布隆方丹国际机场更名为布拉姆·费舍尔国际机场，以示纪念。相比南非政府，戈迪默对布拉姆·费舍尔的尊崇和纪念更早些。早在一九六一年，戈迪默就发表题为《为什么布拉姆·费舍尔选择坐牢》的文章支持他。在布拉姆·费舍尔去世不久，戈迪默就开始构思和创作《伯格的女儿》。四年后，小说出版。尽管戈迪默从未明确说过这部小说是为纪念布拉姆·费舍尔而作，但这的确是一部饱含着致敬意味的作品。小说中，莱昂纳尔·伯格受审时的讲话，就出自布拉姆·费舍尔的作品和公开演讲。

不过，从这部小说的书名即可看出，主人公并不是伯格，而是他的女儿罗莎·伯格。

小说开篇：“等候在城堡大门外的人群中有一个女孩，穿着棕、黄相间的校服，抱着一床绿色鸭绒被，拎着一个红色热水袋。一些公交车经过，乘客会注意到这个女学生。”这一幕，完全是戈迪默到政治犯监狱探视朋友时亲眼目睹的情景。戈迪默的很多朋友都是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斗士”，她注意到这些“斗士”家庭的共性，孩子从小就被灌输一种思想：斗争是第一位的，他们是第二位的。这些孩子，年幼的时候就清楚父母的所思所想、目睹父母的所作所为；在父母被捕后，他们就要顶着种种压力，去监狱探视、送生活用品，在学校被训话、教导，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还要接受警察的监视。伯格的女儿罗莎就是这些孩子的缩影和代表，只是罗莎身上承载了更多的内容：父辈

潜移默化的影响与作者想要表达的深层思考。戈迪默说：“是这些孩子鼓励我完成这本书的。”

《伯格的女儿》完成后，戈迪默给布拉姆·费舍尔的女儿看了手稿，布拉姆·费舍尔的女儿说：“你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实际上，那也是戈迪默和那个时代所有南非人的生活经历：一九四八年，罗莎出生，正是南非国家党取得政权、公开实施种族主义隔离政策的开始；一九五〇年，南非政府通过《反共产主义法》；一九五六年，罗莎八岁时，纳尔逊·曼德拉等一百五十六人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与罗莎父母的罪名一致；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罗莎十二岁，就是她和弟弟缠着西波·莫库纳看他破损的裤腿那次，在成千上万的黑人抗议《通行证法》的示威游行中，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造成骇人听闻的“沙佩维尔惨案”，随后南非政府颁布《非法组织法令》，于四月八日宣布取缔“非国大”和“泛非大”，南非有组织的反抗斗争从此转入地下；罗莎后来经历的“索韦托事件”，发生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几千名黑人学生示威游行，抗议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强行规定不准黑人学校使用非洲民族语言教学，南非政府出动军警镇压，打死一百七十多人，打伤一千多人。

《伯格的女儿》被认为是一部政治色彩非常浓郁的作品。从个人生活经历和创作主题看，戈迪默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小说创作者。不少人把她视为一位“革命家式”的政治作家，她的美誉和非议也大多由此产生。事实上，认真阅读她的作品，就会发现：戈迪默不完全是舆论宣传中的那个戈迪默，她首要的身份和特质，是一位作家，一位超越政治意识与文化界限的人道主义者。正如台湾学者宋国诚教授对戈迪默的评价：“戈迪默并不是一位反种族主义的宣传家，也不是一位政治文学家，但她坚持要为种族政治做出独立的艺术表述，以艺术再现的形式写出种族政治对人类关系深刻的扭变和重压。这种创作使命，使戈迪默全部作品具有高度同构型的主题，始终萦绕在自信与背

叛、权力的谈判、家庭的联合与分裂、性别压力、地理政治、家园观念、种族、阶级和女性情欲问题上。但这些议题无不围绕在‘种族隔离’这一核心制度，以及这种制度对人（无论是黑人或白人）的自我构成和意识深层的异化性伤害。”这一评述，在《伯格的女儿》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戈迪默写伯格夫妇不惜生命投身反种族隔离斗争，写他们的女儿罗莎自幼潜移默化参与父母的政治活动，传递出的不完全是满腔的政治热情和高昂的斗志；而是对真理、正义的尊崇，对政治本质的思考，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对人性阴暗角落的扫描，对身不由己的命运的些许无奈。这些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使得她的作品在种族隔离制度已经消亡的今天，甚至未来都不落伍，依然能引起读者的深思与共鸣。

看过戈迪默照片的人，都会惊叹她的美貌和气质：年轻时漂亮得如好莱坞电影明星；上了年纪，优雅迷人、气度非凡。读她的文字，与她的形象截然不同，没有丝毫女性的细腻缠绵、柔美绮丽，而是一派冷静、客观、简洁，甚至是鲁迅式的严厉、尖刻、讥讽。这种简净、理性而又值得玩味的文字风格，经常通过寥寥几笔的细节描写来凸显：罗莎探监时带给妈妈的旧鸭绒被、坐在汽车中等待罗莎探监出来的妈妈、玛丽莎逛商场、伯格的前妻卡佳的白鞋、奥德·格里尔的“婚姻”与酗酒、巴塞爾的电话，等等，不经意读，会自然而过；停顿一下，意味深长之意就会泛起。这是戈迪默一贯的写作姿态，也是普通写作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戈迪默曾经说过，她的文学老师有乔伊斯和普鲁斯特。这一师承关系，体现在《伯格的女儿》中，就是意识流手法娴熟而又独特的应用。大量的内心独白、旁白，大幅度的时间、空间挪移，时而回忆往事、时而叙写现实、时而憧憬未来，忽而第一人称自述、忽而第三人叙述，极其跳跃、极有特点、极具韵味。美国作家约瑟夫·爱泼斯坦对这一写作特点的评价非常形象：“如同一块一块的马赛克拼成”，读来“沉郁顿挫”，“书中没有乐趣却让人乐于阅读”。

这部作品尤为特别的是叙事在第一和第三人称之间的频繁转换，使得作品具有一种迂回低缓、柳暗花明的艺术效果。戈迪默称这种写作手法是一种“探索”：罗莎对人生和国家道路的探索与作为创作者的自己对角色的探索。美国埃默里大学的文学教授阿卜杜勒·R. 贾穆罕默德称之为“文体分叉”，认为这种写作手法非常巧妙地凸显了人物的复杂性格和矛盾心理，使得人物形象更立体、更多维。

戈迪默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作家，她的作品有个独特之处：对话不用引号，用破折号。这一特点，已成为英语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戈迪默对此有自己的解释：“我不介意（读者的批评）。我无法忍受‘他说/她说’的模式。如果没有让读者很明白地知道谁在说、在哪里变换了人称，好吧，我是失败的。”失败吗？不！当罗莎和康拉德、勃兰特·韦尔默朗、卡佳等人的对话，被放置到两个破折号中间后，如同一帧帧被框定的照片、档案，从记忆里翻出来，一一回放——非现场实况、非彼时彼地，与作品的叙事风格非常协调，别具风格。

《伯格的女儿》自出版以来，受到评论界一致好评。这部小说被翻译成法语、德语、日语、阿拉伯语等二十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围绕这部作品的主题和艺术特点的解读文章也层出不穷。如今，斯人已逝，唯有精神与文字长存，正如戈迪默自己所说，个人“即使在悲惨地生活和死亡，通过他们作品不断重新焕发力量而最终可以获得胜利”。她的作品，是能够常读常新的。

正因为作品蕴含丰富、艺术技巧精妙，加上南非英语的特点，使得翻译过程异常艰难。译者谨记“信、达、雅”原则，倾力而为，希望不辜负作者和读者。在翻译过程中，山东大学外语学院马磊教授和南非大使馆给予诸多帮助，特致以衷心感谢！

我是一片发生过大事件的土地。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 目录

CONTENTS

父亲与女儿，政治与写作 / 001

第一部 / 001

第二部 / 180

第三部 / 284

# 第一部

等候在城堡大门外的人群中有一个女孩，穿着棕、黄相间的校服，抱着一床绿色鸭绒被，拎着一个红色热水袋。一些公交车经过，乘客会注意到这个女学生。她一定有家人在里面。这些人究竟是谁？交通灯变绿，公交车摇摇晃晃驶过，斜坡草坪上的这群人不像一般的探监者那样消沉和低调。

有几个穿着翻领毛衣和短靴<sup>①</sup>的小伙子；几个男人身上的西装已经磨旧了，不再挺括有型；一位银发老先生，头发梳向脑后；女人们缩在宽松长裤和粗呢大衣里，一位穿着长裙、搭着手织披肩，还有两位穿着优雅的花呢套装、戴着金首饰和太阳镜，并不是为了掩饰什么，而是在声明根本不在乎旁观者的眼光。所有这些站在大门外的人，像是侵略者而不是有求于人、可怜巴巴的探监者。他们都拿着包裹和行李。女人们的声音在公共场所清晰有力，那位银发老先生把胳膊搭在两个青年人的肩膀上私下讨论着什么，一个高个子的金发女人在人群中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已经过了三点，他们仍然待在那里，她借来那位银发老先生的弯柄手杖敲打大门。里面没有任何反应，她脱下高跟鞋，用另一只手拿着连连捶打大门。无人觉得好笑，反而发出赞赏的声音，

---

① 原文为 veldskoel，南非荷兰语，指非洲的一种由植物鞣制的面料或软生牛皮做鞋面的鞋。